



FEI REN ALI AI

“飞人”阿里埃

福建人民出版社

“飞人”阿里埃

[苏联] 别里亚耶夫 著
昌 茂 译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福州

内 容 简 介

有大笔财产继承权的英国勋爵加里顿的儿子阿夫列里失踪了。他被企图侵吞他财产的法律监护人秘密送往印度，在一所训练畸形人的学校里备受折磨，最后被用于“科学实验”，成了会飞的人。“飞人”的出现震惊了世界。他成了英国“神智学会”招摇撞骗的工具、印度大地主的新玩物、传教士发展基督教徒的“显圣者”、美国资本家的摇钱树，并且差点陷入纽约黑社会的绑票集团的魔爪。当他摆脱一切磨难回到胞姐身边后，却又被关进了英国贵族的沙龙。阿夫列里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苏醒了，他毅然返回印度，到纯朴的劳动人民中间去，因为只有那儿才有诚挚的友谊、纯真的爱情和人间的温暖。

这部长篇科幻小说是苏联著名科幻小说作家别里亚耶夫的力作。科学内容不多，情节却十分曲折。它有力地揭露了东方封建社会、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是一部颇能吸引读者的作品。

“飞人”阿里埃

〔苏联〕别里亚耶夫著 昌茂译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8.625印张 169千字

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400

书号：10173·461 定价：0.70元

目 次

第 一 章	地狱之中……………	(1)
第 二 章	丹达拉特学校……………	(14)
第 三 章	海德先生的实验……………	(22)
第 四 章	朋友……………	(36)
第 五 章	在新的路上……………	(40)
第 六 章	迎着神秘莫测的命运飞去……………	(50)
第 七 章	波登与赫兹隆……………	(58)
第 八 章	障碍物……………	(64)
第 九 章	人间蚁穴……………	(67)
第 十 章	无家可归的乞丐……………	(71)
第 十 一 章	开诚布公，还是两人都不错……………	(79)
第 十 二 章	“空中飞兔”……………	(84)
第 十 三 章	毗瑟拏和帕利亚……………	(89)
第 十 四 章	神仙也可能羡慕凡人……………	(99)
第 十 五 章	路上的灰尘可以向往太阳吗？……………	(104)
第 十 六 章	再次被捉……………	(110)
第 十 七 章	不和之因……………	(113)
第 十 八 章	未能成功的寻觅……………	(123)
第 十 九 章	主子盛怒了……………	(127)
第 二 十 章	宁静恢复了……………	(133)

第二十一章	我同意·····	(142)
第二十二章	新玩物·····	(148)
第二十三章	莫希塔搜集材料·····	(153)
第二十四章	风暴骤起·····	(162)
第二十五章	主人变化无常·····	(167)
第二十六章	为活下来而斗争·····	(171)
第二十七章	发现物·····	(175)
第二十八章	他飞走了·····	(178)
第二十九章	空战·····	(181)
第三十章	天和地是没有嫉妒心的·····	(185)
第三十一章	莽林中·····	(191)
第三十二章	“改信基督教的人”·····	(198)
第三十三章	“显圣”·····	(204)
第三十四章	人心激动·····	(212)
第三十五章	事务性谈话·····	(218)
第三十六章	飞行·····	(221)
第三十七章	签订合同的神·····	(224)
第三十八章	“一切都将象梦境一样过去”·····	(231)
第三十九章	“崇高的”谈话·····	(237)
第四十章	“无敌者比诺依”·····	(241)
第四十一章	两个世界·····	(246)
第四十二章	遭难的母亲·····	(252)
第四十三章	又是骗局·····	(257)
第四十四章	到朋友那里去·····	(264)

献给女儿斯维特兰娜

第一章

地 狱 之 中

阿里埃在自己那间修道室般的房间里，坐在矮窗旁的地板上。一张桌、一把凳、一张床和屋角的一块草席就是全部家具。

窗子朝着凄凉沉寂的里院。没有一棵树，没有一根草——只有沙砾——仿佛是沙漠的一角，围着四堵窗户极小的阴森森的狱墙。环绕学校的茂密花园中的棕榈树梢，伸在建筑物的平顶之上。高大的围墙把花园和建筑物与外界隔绝开来。

只有沙砾在教养人员从容不迫的步履下发出的沙沙声，打破深沉的寂静。

在和阿里埃的房间同样简陋的许多小屋里，住着世界各地送到马德拉斯市丹达拉特学校的学生们。其中既有八岁的

孩子，也有成年的姑娘和小伙子。他们组成了一个家庭。但在他们那悄言寡语的话声中，在他们的目光里，既看不到爱情和友谊，也看不到心中的眷恋；既没有相逢的喜悦，也没有离别的痛苦。

这些感情，从学生来到学校的最初时日起，就被教养人员以种种手段彻底根除了。这些人员是印度的婆罗门僧侣^①、催眠术士和欧洲的，主要是英国的新型通阴术士。

阿里埃身穿一件东尼卡——粗糙织物缝制的短袖衬衫，脚上连双平底鞋都没有。

这是一个身材高大、浅色头发、年约十八岁的小伙子。但他的面部表情会使你觉得他年纪更轻：浅灰色的眼睛带着孩提的天真无邪，尽管高高的额头上已象饱经忧患、过度思虑的人那样出现了浅浅的皱纹。他的眼睛和头发的颜色表明他是欧洲人。

阿里埃的带有端正的盎格鲁撒克逊特征的面庞，象面具一样木然不动。他象一个陷于沉思的人那样漠然望着窗外。

正是这样：级任教员卡拉卡强迫阿里埃每天傍晚做出一天的总结——回忆日出日落之间发生的一切事情，检查自己对这些事情的态度，检查自己的思想、愿望和行动。阿里埃应在就寝前报告——在卡拉卡面前忏悔。

夕阳照耀着棕榈树冠和天上疾飞的云朵。雨刚停，潮湿的暖风从院中吹进修道室。

一天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①婆罗门僧侣，印度最高特权等级之一。——译注。

阿里埃象平常一样在黎明时醒来，漱洗、祈祷、在大餐厅里吃早饭。用厚木托盘送来的是鲁契——一种面饼，和根本无法下咽的炸花生和泥钵子盛的水。

教员萨吉亚一如往常把严厉的目光从一个学生身上移到另一个学生身上，对他们说，他们吃的是香蕉、加糖的可口米粉饼，喝的是浓牛奶。学生们在暗示的作用下，满意地喝着端来的全部食品。只有一个新来的、尚未受过大规模催眠训练的男孩子问道：

“香蕉在哪儿呀？米粉饼在哪儿呀？”

萨吉亚走到新生面前，托着下颚把他的头扳起，严峻地盯着他的眼睛，以命令的口气说：“睡觉！”又重复起暗示。在这以后，男孩子也把干硬的花生当作香蕉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你为什么戴头巾？”另一个级任教员，长着一部黑胡须、剃着光头的瘦削的印度人，向一个年约八、九岁的女孩问道。

“冷啊，”她瑟缩地耸着肩膀答。她正在发疟疾。

“你很热。马上把头巾摘下来！”

“嗨，真热啊！”女孩摘着头巾扬声说，还用手在前额上抹了一把，仿佛在擦拭流出的汗水。

萨吉亚拖着腔训导起来：学生们应该成为对冷热、疼痛没有感觉的人。精神应该战胜肉体！

孩子们静悄悄地坐着，他们的动作萎靡而又冷漠。

早饭开始时间“香蕉在哪儿”的那个男孩子，突然从邻座

手中夺过一块鲁契，大声笑了笑，塞进口中。

萨吉亚一蹿，跳到这个不听话的孩子身边，揪住他的一只耳朵。男孩大哭起来。面对这种闻所未闻的破坏纪律现象，所有的孩子都仿佛变成了化石。在这所学校里，笑声和眼泪被无情地根除了。萨吉亚一手抓住男孩，一手抓起一只大口钵子。男孩完全安静下来，唯有手脚在颤抖。

阿里埃很可怜这个新生。为了不暴露感情，他将头垂下。是啊，他非常可怜这个八岁的小家伙。但是阿里埃知道，他同情自己的同伴，这是办了一件大错事，不得不为此去向教员卡拉卡认错。

“去认错吗？”头脑里一闪，但阿里埃把这个念头抑制下去。他在思想上也习惯于谨慎、隐秘了。

按照萨吉亚的命令，仆人把头上扣着钵子的男孩领走。早饭在一片沉默中结束。

这一天的早饭后，几名结束学业的男女青年要离开了。

对即将离去的一个黑皮肤、大眼睛的小伙子和一个身材匀称的姑娘，阿里埃内心怀有好感，他也有理由估计那两个人对他也是友善的。在丹达拉特的几年共同生活，把他们联系了起来。然而他们都用冷漠无情的面具隐藏着自己的感情。在监视人和教员的眼睛一时没有注意到他们的难得时刻里，秘密的朋友们交换着表情丰富的一瞥，有时是相互握握手——如此而已。三个人都暗中珍藏着友情——这是象死寂的沙漠中奇迹般保存下来的一朵小花那样，温暖着他们年轻

的心的、唯一的瑰宝了。

啊，假如教员们识破他们的秘密呢！这些人将会如何无情地践踏这朵小花啊！这些人将在催眠的作用下迫使他们承认一切，并用暗示来扼杀这种暖人的感情，而代之以冷漠无情。

告别是在院中，在铁制大门旁进行的。临行的人连眼睛都不看着对方，用冷冰冰的语气说：

“再见，阿里埃！”

“再见，再见！”

连手都没握就分离了。

阿里埃低下头向学校走去，克制着哀伤的感情，尽量不想自己的朋友。深夜才是暗中思索和体验感情的时间啊。既便是在催眠术的影响下，他也一定不把这些想法和感情告诉任何人。这是阿里埃心中隐藏的，连狡猾的卡拉卡和校长布哈拉瓦也没有看透的最后一个深藏的秘密。

然后是宗教史、通阴术和神智学等课程，吃“香蕉”的午饭，英文课、印度斯坦文、孟加拉文、马拉提文、梵文课……微薄的晚饭。

“你们吃得很饱啦！”萨吉亚暗示说。

晚饭后是一场“节目”。阿里埃已经经历过丹达拉特地狱中这种可怖的场面，但是在对新生进行“实习”时，他必须在场。

一盏灯芯用废棉捻成、冒着黑烟的油灯，发出暗淡、摇曳的微光，照着一条阴暗的狭窄走廊。走廊通向一个无窗的

大房间，里边也有一线同样暗淡的微光。房间里放着一张粗糙的桌子和几块草席。

阿里埃同几名高年级学生一动不动、默默无言地站在石头地板上的角落里。

仆人领进一个十四岁的男孩。

“喝吧！”级任教员递过一只水杯说。

男孩顺从地吞咽着发出刺鼻气味的、味道苦涩的液体，尽量不皱眉头。仆人迅速脱掉男孩的衬衫，在他身上擦上一种挥发性油膏。男孩感到惊慌，极端的忧郁，接着是兴奋。他频繁而吃力地喘息着，瞳孔散大了，手脚象玩具小丑似地扭动着。

教员从地板上拾起若明若暗的油灯问道：

“你看见了什么？”

“我看见了耀眼的太阳，”男孩眯着眼睛回答说。

他的一切感觉都变得特别敏锐。他觉得轻轻的耳语象是雷鸣，他听得见蚰蜒在墙上的爬动声，听得见房间内每个人的呼吸声，听得见在场每个人的心脏跳动声，听得见阁楼上蝙蝠的窸窣声……他能看到、听到、注意到、感觉到任何一个正常人都感觉不到的东西。

这种状况的结局，在有的人身上是谵妄，在有的人身上是极为严重的神经错乱。某些人在这种急性发作之后，阿里埃再也没有见到：他们或死或疯了。

阿里埃本人有着健壮的机体。他通过了所有考验，保持了健康。

最初几颗星星开始闪烁时，房门开了。卡拉卡拉着一个面色黝黑、惊恐万状的男孩的手走进来。

“坐下！”他向男孩命令说。

男孩象一架机器似的坐到地板上。阿里埃走到卡拉卡身旁，鞠躬施礼。

“这是新来的。他叫沙拉德。今天由你来引导他。你对自己满意吗？”

“是的，神父，”阿里埃答道。

“你没有什么需要忏悔的吗？”卡拉卡心存狐疑地问。“只有对自己永远不满意的人才能达到至善至美的境地。”卡拉卡试探地看着阿里埃的眼睛问道，“你不想过去的事情吗？”

“不想，”阿里埃坚定地回答说。

这所学校里禁止学生思考入学前的生活、想念父母，以及提出涉及过去和未来的问题。学生当中谁也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准备让自己做什么，也几乎没有谁还记得自己的过去。对那些回忆犹新、记忆力强的人，有催眠术帮助他们忘却过去。

卡拉卡又一次试探地看了看阿里埃的眼睛，才走出去。

沙拉德仍然采取一动不动的姿势，象尊青铜小偶像似的坐着。

阿里埃倾听着卡拉卡逐渐远去的脚步声，微微一笑。这是他全天的第一次微笑。

丹达拉特的学生面前只有两条道路：对多数人来说，就是完全、绝对的丧失意志，最好的情况也是彻底损伤自己的神经系统；对于极少数生理上和精神上最为坚强的人来说，就是采取最机智的两面手法、最狡猾的伪装、演员般进行表演的道路。阿里埃属于最后一种人。他甚至能够成功地装作梦游状态来对付催眠术的作用。不过，他这样的人为数不多。稍有差错，欺瞒即将被揭穿。教员们是学生的精神和肉体的主人。

阿里埃悄无声息地迅速走近沙拉德，耳语道：

“人家要吓唬你，不过你别害怕，不论你看见什么。这都是故意的……”

男孩惊奇而又不信任地看了阿里埃一眼。学校里还没人这样友善地同他说过话。

“要紧的是：你如果不想挨揍，就不要哭，不要喊！”

沙拉德不哭了。蝙蝠在窗外无声地飞来飞去，时而飞进窗来。小壁虎在室内墙上捕捉昆虫。男孩看出了神，从而安静下来。

阿里埃点着油灯。红色的火舌暗淡地照着房间。从窗口刮进来的风摇曳着火焰，阿里埃的影子在墙上摇来晃去。各个屋角依然一片漆黑。

对着男孩的屋角里有什么东西响动起来。沙拉德仔细一看，吓得浑身发凉：从缝隙里钻出一条黄色大蛇，它头部粗短，颈部膨大，腹部扁平，颈部有一个围着黑边的、状似眼镜的浅色图案。纳依！

跟着第一条纳依——眼镜蛇——又爬出一条蛇，黑褐色的，接着又是一条纯黑的，然后是一条灰的，又一条，又一条。蛇在房内爬来爬去，向男孩围拢过来。

“坐着，不要动，别作声！”象平常一样冷漠的阿里埃低声说，他自己也仿佛呆住了。

蛇已经爬得很近。它们把身躯的前部高高抬起，把状似平盾的颈部用力扩展起来，紧盯着男孩的眼睛，准备向他扑去。

阿里埃用依稀可辨的口哨声吹着一支凄凉单调的小曲，只有三个音交替出现。

蛇停下来倾听着，接着低下头，缓缓爬回角落，消失在地板缝隙之中。

沙拉德仍然一动不动地坐着，脸上挂满冷汗。

“好样的！”阿里埃低声说。不过，这句夸奖话并不公平，因为男孩之所以没喊没动，只是因为他已被吓呆了。

一阵风刮进屋来，送来茉莉花的甜香。天上的星星被乌云掩住，响起隆隆雷声。不久，就哗哗下起热带的暴雨。空气立即清新了。闪电不断，照亮对面一栋房子的墙壁，在迅速下满庭院、变成小湖似的雨水中倒映着。

男孩如释重负地吁了一口气，从惊呆状态中清醒过来。然而，还有新的考验在等待着他。

隔断房间的草席墙突然升起来，沙拉德看见一个光线耀眼的房间，地板上铺着白色漆布。房间正中站着一只大老



虎。光线照射到这只带条纹的金黄色野兽的眼睛上，它眯起眼睛，不满地摇着头。野兽用富有弹性的尾巴敲击着地板。

现在，老虎的眼睛已经开始习惯强烈的光线了。它眯着眼，直盯着沙拉德，发出一声短促的低吼，接着俯身到前爪上，全身用力准备跳跃。

沙拉德捧住头，发疯似地大叫起来。

他觉得有什么在触动他的肩头。“要咬死我啦！”——男孩吓得呆呆地想道。不过，对于野兽的爪子来说，这种触动却是太轻了。

“你喊什么呀？”他听到阿里埃的声音，“为了这个，教员会惩罚你的！走吧！”阿里埃拉着沙拉德的胳膊，几乎是用强力使他站了起来。

直到这时沙拉德才敢于睁开眼睛。草席墙仍在原地。房间中一片昏暗。势头已在减弱的暴雨在窗外响着。远方传来低沉的隆隆雷声。

沙拉德心中惘然地跟在阿里埃身后，摇摇晃晃地蹒跚走着。

他俩走过一条半明半暗的长廊，走进一道窄门。阿里埃让沙拉德走在前面，大声地说：“走吧！这里是楼梯。别摔了。”又小声补充说：“要小心！不论发生什么事也不要喊叫。别害怕。人家吓唬你是为了使你习惯于任什么都不害怕。”

阿里埃回想起自己第一次经受这种考验的情景。当时他是独自一人。没人提醒他，没人安慰他。

沙拉德吓得颤抖着，沿着半颓败的楼梯台阶向下走去。他的面前是一个黑洞洞的地窖，散发着潮湿的气味。空气是滞重的。石头地板上覆盖着一层冰冷的淤泥。大颗大颗的水点从上部滴落下来。什么地方有潺潺水声。男孩因为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就向前伸出一只手，以免撞在看不见的障碍物上。

“走吧，走吧！”阿里埃推了他一把。

沙拉德在无尽的黑暗中向前走去。什么地方响起压抑的呻吟声，瘆人的号叫声，疯狂的哈哈大笑声。接着是一片不祥的寂静。然而这寂静中似乎又充满着生物。突然又是一声巨响，震得大地都抖动了一下。

“走吧！走吧！……”

男孩的一只手摸到了粘腻的墙壁，另一只手也很快触到了墙壁。地窖在缩小着。沙拉德已是吃力地在往前挤。

“走吧！走吧！”阿里埃命令道，马上又低声说，“别害怕，马上就……”

但是他没有说完，沙拉德突然觉得脚下的土地没有了，他向深渊中摔落下去……

他掉在一个柔软、潮湿的东西上。沉重的苍穹垂落下来，压向大地。他喘息着，呻吟着。

“别出声！”他听见阿里埃的耳语声。

苍穹升了起来。四周仍是一片漆黑。突然从黑暗中现出一朵明亮的云彩。云彩的形状象是一位身材高大的、蓄有一部银白长髯的老人，象月光下的雾色一样发亮的衣服下面，举